

矿山变花园 鹰城换新颜

□川页



424. 无视人伦

金朝皇帝完颜亮(海陵王)骄奢淫逸,竟把堂妹莎里古真纳为妃子。听说堂妹有个男朋友,完颜亮大怒说:“尔爱贵官,有贵如天子者乎。尔爱人才,有才兼文武似我者乎。尔爱娱乐,有丰富伟岸过于我者乎。”这还不算,完颜亮欲将亲外甥女也收为妃子。皇太后劝他:“她自幼在咱家长大,你舅舅犹父也,不可!”但没用,皇上还是把外甥女收入后宫。

425. 忠臣耿耿

宋真宗赵恒时代,宰相李沆每天都奏报各地早涝盗情,同事王旦觉得应该奏报大事,李沆说:“皇上现在年轻,要让他知道世事艰难,否则他会沉溺声色。”有一次,皇上问李沆:“有啥密奏没有?”李沆回答:“有事我会在公开场合报告,没必要私下说。”太监听皇上手诏让李沆拟旨封刘美人为贵妃,李沆引烛焚之曰:“不可。”皇上挺听话,不再提这事了。

426. 婉言拒绝

宋真宗屡次向财政部长(三司使)陈恕打听国家的财政收入情况,陈恕总是支吾吾推托。皇上恼了,令宰相追究陈恕。陈恕向宰相解释:“天子富于春秋,若知府库之充溢,恐生侈心,是以不敢进(皇上正年轻,如果让他知道现在财富充足,他会耽于享乐,所以不想让皇上知道)。”宋真宗听后很高兴,任命陈恕为副宰相。

427. 名讳回避

古人的避讳制度让历史弄得复杂。宋太祖赵匡胤一登基,皇弟赵匡义只好改名“赵光义”;唐太宗李世民做了皇帝,办事机构民部无奈改为“户部”;宋英宗叫赵曙,红薯改名“山药”;汉文帝叫刘恒,北岳恒山更名为“常山”,蜀国名将赵云自称“常山赵子龙”,其实是恒山赵子龙。委屈得月亮女神姮(音恒)娥也改为“嫦娥”。

428. 善处大事

北宋枢密副使张旻治兵严苛,引起部队哗变。宋真宗准备严肃处理此事。宰相王旦对皇上说:“如果处罚张旻,以后将帅如何带兵?如果处罚士兵,必然会加重事态发展。建议以提拔为名将张旻调离部队,士兵自然就没有理由闹事了。”皇上依此处理,事件得到妥善解决。皇上说:“王旦善处大事,真宰相也。”(老白)

@ 投稿/邮箱

ycby2013@qq.com

致敬改革开放40年

——我给鹰城写封信

征文

过去,提到煤矿,先想到的是黑、脏、危险。说到矿工,被称为煤黑子,煤矿和矿工的形象在人们眼中可见一斑。作为因煤而立、因煤而兴的平顶山,矿容矿貌直接关系到全市的整体形象和城市发展水平。

改革开放初的一个冬日,我怀着忐忑心情来到当时的平顶山矿务局,去所属的煤矿当矿工。我分配到四矿,住在矿后单身宿舍楼,经过安全培训后下井。

从矿后生活区到矿入井口,行人天桥是每天上下班的必经之路,天桥周边是四矿原煤提升转运中心,西边是主井,连着煤楼,约有五层楼高,是矿上最高建筑。每日从主井提升出的煤都要经煤楼储运装车。当时对煤楼印象是:虽是红砖砌成,但长年被煤粉浸渍成了褐色,像矗立在井架旁长年受黑风细雨吹打的巨人,不知疲倦,不怕脏累地吞吐着矿工血汗凝成的黑色结晶。

天桥下是运煤轨道,火车拉着长长的运煤车皮在煤楼下川流不息,几分钟,流煤嘴便把一节空车装满,几十节车皮一趟趟运出,铁道边煤屑杂物时常积聚。天桥北边是数十亩落地煤储场,堆

积时如乌山凸起,拉空时似黑毯铺展,循环往复。运煤卡车、拖拉机昼夜不停地从天桥东边绕过铁路涵洞经大门口运往各处,煤灰散落覆路天天见。

冬季,北风呼啸着从东北山口下来,卷着枯叶黄草冲过天桥,巨气流掀起的煤屑、矸石从煤场飞向主井、副井井架铁皮,噼啪作响,与主井筒煤楼内轰轰隆隆声交织。黑尘翻滚中,我和同事们低头匆匆从天桥走过,外衣衬衣领一两两天就染黑了。上世纪80年代末,四矿上又在矿后建了洗煤厂、矸石热电厂,高大烟囱排着黑气,吹着白灰,更加剧了污染。夏季在户外乘凉,黑灰末、白灰丝飘到身上,已习以为常。那时,我到附近其他矿串门办事,映入眼帘的景象与四矿大同小异,我们常开玩笑说,煤矿是一个模子倒的。

进入本世纪,尤其是十八大以来,国家加大环境保护力度,倡导花园矿山建设,四矿面貌变化很大,去年回四矿看看,耳目一新,真切感到新时代的巨大变化。

变化一,转运煤中心不见煤。煤楼井架经过外粉刷漆,呈现出天蓝色,泛着淡淡的光亮,运煤轨道天天清扫洒水,煤车装满后覆盖

布,落地煤场四周蓝铁皮封闭,顶部覆盖。卡车运煤出口也关闭。近几年,四矿至姚孟电厂建成了地下皮带运输长廊,一年几百万吨电煤全部地下运输,再也看不到卡车运煤漏煤现象。辅之以在井架旁、煤楼下种树,建小花池,灰褐色变成碧绿青蓝,春有花,夏有草,冬有青。不禁感叹思想转变了,什么都会改变。

变化二,取缔污染源。响应国家治理污染号召,关闭小电厂、小煤矿。四矿洗煤厂关闭,矸石电厂停止发电,只给澡堂等单位提供热力,原来给澡堂供热的几个烧煤锅炉也停了,高大的烟囱大部分拆了,仅有的几个静静矗立着,见证着昔日的功过,喷出吐雾量少了,呼出的空气达标了。

变化三,生活区分离。四矿建矿至今已60年,家属多。上世纪,家属区多是老瓦房、圆砌房,做饭取暖大多是筒子煤炉烧低质散煤,还有临时在山坡上、老矸石山下、河沟边自建的油毡房、石棉瓦房,到做饭时,万家冒黑烟,千家倒煤灰,热火朝天灰蒙蒙。近几年,棚户区改造加大提速,矿前矿后陆续安置到市区附近的多层楼、高层楼,做饭用上了天然气,电磁炉,矿上仅剩的少数职工三餐都用上了罐装气、电磁炉,想用煤炉也难寻觅。

变化四,矿山清净宁静。最近回四矿,在矿周围转了一圈看到,矿前塌陷区,经过改造建了几十栋混凝土三层楼,超大楼间距中有花园、健身场,彩砖铺道,草

致父亲

□李素华(河南平顶山)

爸,今天是你离开我们十周年的日子,孩子们来看你。

转眼间已经十年了。十年来,我常常想起那些回不去的年少时光。

记得小时候,你外出访友总爱带着我。你骑着自行车兴趣盎然,我坐在自行车上更是兴高采烈,直到夕阳西下我们才尽兴而归,微醺的你和满足的我撒下一路高亢的歌声和恣意的笑声。

有时候你也会邀三五好友在家小酌。每当这时,哥哥姐姐们都躲得远远的,只有不懂事的我禁不住美食的诱惑,不时腻到你的身后。你总是或夹一筷子菜送我嘴里,或蘸点酒让我抿抿,然后耳语道“别过来了”,若干年后我才懂得父亲既想让女儿解解馋又怕被旁人嘲笑没家教的尴尬。

有一次,你带我去水库边玩,一边飞快地蹬着自行车,一边对我喊着,“花,查好咱超了几辆车”,自行车风驰电掣呼啸而过,只飘来父女俩肆意的笑声。

有一段时间,你每天都要去五七干校劳动,路途遥远,早出晚归,每天出门前,你都要俯下身子,跟睡梦中的我告别,“花,我走了,等我回来”。虽然母亲是轻描淡写地讲着,但我仍能感受到你那浓浓的父爱。

我要上学了,你每天早上给我梳头。嘴里或唱着京剧或哼着小曲儿,手中上下翻飞地编着麻花儿。几番端详后才得意地说,行喽,上学去吧!我飞快地跑着,身后总能传来你的声音,放学赶紧回来!

爸,那时的你也就四十岁左右,



沙漠骆驼 刘磊 摄

风华正茂,仪表堂堂。出门在外,你事业有成,是劳动模范,回到家里,你温厚宽容,是儿女的慈祥父亲。日子虽不富裕,但咱们一家六口却也生活得无忧无虑,其乐融融。

爸,你一辈子都在为孩子们操心。

小时候,你为我们的身体操心,总是想办法为我们改善生活。看着孩子们围着小桌子狼吞虎咽地吃着牛杂碎或剔骨肉,你总是比吃到自己嘴里还过瘾。

长大了,你为我们的工作操心。爸,你一辈子不愿求人,可为了孩子们的工作,你东奔西跑,好

话说尽。

孩子们要成家了,你为我们的生活操心,嘱咐我们“别闹别扭,安安稳稳地过日子,互相体谅,孝敬老人”。

我们有孩子了,你和母亲又担负起照看下一代的任务。四个儿女哪个没有得到你们的鼎力相助?孙子孙女不是在你们的帮助下才长大成人?

是啊,孩子们都长大了,你也老了,连孩子们的孩子也长大了,一个一个都离开了你,找寻自己的幸福去了。

于是,你成了空巢老人。你